

# 修辞与荣誉：莎士比亚《科利奥兰纳斯》中的伦理选择

## Rhetoric and Honor: Ethical Choice in Shakespeare's *Coriolanus*

林志猛 (Lin Zhimeng) 张 霄 (Zhang Xiao)

**内容摘要：**莎士比亚《科利奥兰纳斯》揭示了伦理身份与伦理选择之间的复杂关系。科利奥兰纳斯认为，罗马公共生活的虚假修辞贬低了他作为将军这一身份的荣誉，使用诡诈的政治权谋则有损于他的高贵。科利奥兰纳斯的首要身份是罗马将军，这使他选择爱荣誉的生活，甚至渴望凭借荣誉脱离城邦而获得神一样的自足。由于科利奥兰纳斯过度热爱荣誉，他极为看重战争德性，而罔顾和平时期政治人所需要的品质及民众的基本欲求。遭放逐的科利奥兰纳斯又受制于作为儿子和罗马公民的伦理身份，而作出放弃攻打母邦的伦理选择。莎士比亚由此阐明，真正优秀的政治人，不能只有勇敢美德，而要有健全的美德。好政治人应能诉诸高贵的修辞和政治伦理，恰当地引导民众的爱欲，并使其转向高贵的道德。

**关键词：**莎士比亚；科利奥兰纳斯；修辞；荣誉；伦理选择

**作者简介：**林志猛，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主要从事古典诗学、古希腊哲学研究。张霄，浙江大学哲学系博士生，主要从事西方古典文学与哲学研究。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9FZXB032】、浙江省社科规划项目“古希腊思想中的自然观研究”【项目编号：20NDJ-C043YB】阶段性成果。

**Title:** Rhetoric and Honor: Ethical Choice in Shakespeare's *Coriolanus*

**Abstract:** Shakespeare's *Coriolanus* reveals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ethical identity and ethical choice. According to Coriolanus, the false rhetoric of Roman public life debases his honor as a general, and deceitful political trickery undermines his nobility. As a Roman general first, Coriolanus chooses to live an honorable life, and he even longs for independence from city and acquiring self-sufficient like a god by honor. Due to his excessive love of honor, he overestimates virtues in war, but ignores necessary qualities of politician in peace and basic needs of people. Having banished by Rome, Coriolanus is still restrained by his ethical identity as a son and a Roman citizen, and he makes an ethical choice to give up

attacking his homeland. Therefore, Shakespeare shows that the truly good political man not only has courage virtue, but has the whole virtues. A good politician should be able to appeal to noble rhetoric and political ethic, guiding desires of people properly and making them turn to the noble morality.

**Key Words:** Shakespeare; Coriolanus; Rhetoric; Honor; Ethical Choice

**Authors:** Lin Zhimeng is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His research areas are Classical Poetics and Greek Philosophy (Email: zhimenglin@zju.edu.cn). Zhang Xiao is a doctoral candidate at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Her research areas are western Classical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Email: zhangxiaozsy@163.com).

莎士比亚的罗马剧《科利奥兰纳斯》(*Coriolanus*)<sup>1</sup>以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为蓝本,讲述了公元前五世纪的故事。科利奥兰纳斯本名卡厄斯·马歇斯,是位罗马贵族。他因围攻沃尔西人占据的科利奥里城立下赫赫战功,而得名“科利奥兰纳斯”。回到罗马后,科利奥兰纳斯参选罗马执政官,因他素来对民众态度强硬,又不愿在竞选中取悦民众,护民官以此为由煽动民众致使他落选。科利奥兰纳斯在激愤之下痛陈罗马弊病,结果被愤怒的民众放逐出城邦。郁郁不平的科利奥兰纳斯转而投身罗马之敌,并率领沃尔西大军反攻母邦,以报复民众的忘恩负义。最后,在母亲等人的劝说下,科利奥兰纳斯幡然醒悟,放弃了进攻。在带兵返回科利奥里城后,科利奥兰纳斯被斥为叛徒,遭对手奥菲狄乌斯及其党徒杀害。

虽然莎剧《科利奥兰纳斯》的人物与基本情节源于普鲁塔克撰述的历史,但莎士比亚没有止步于普鲁塔克对科利奥兰纳斯个人品性与其行为方式的道德评判,他走向了对更为广阔和复杂的政治问题和伦理选择<sup>2</sup>的反思。科利奥兰纳斯与民众发生冲突,并最终被放逐便显明地体现了这点。在普鲁塔克笔下,科利奥兰纳斯因维护贵族利益并对待民众态度强硬而失去民众的支持,但在莎士比亚笔下,科利奥兰纳斯则因拒绝接受充斥着修辞与谎言的政治权谋,进而公然选择质疑习俗,结果从罗马的英雄转变为罗马之敌。借由莎士比亚对科利奥兰纳斯的重新塑造,我们得以理解剧中所提出的严肃的伦理和政治问题。

1 莎士比亚:《科利奥兰纳斯》,见《莎士比亚全集》第6卷,朱生豪译,页309-424。文中所引译文将随文注某幕某场,根据原文略有改动。英文版参 Philip Brockbank ed., *Coriolanus*; R. B. Parker ed., *The Tragedy of Coriolanus*; Lee Bliss ed., *Coriolanus*。

2 聂珍钊认为,人通过伦理选择获得理性,由此具有了分辨是非善恶的能力。参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页32-39。

## 一、修辞与真实

在第一幕将近结尾处，科利奥兰纳斯带领罗马士兵攻占了科利奥里，赶走了沃尔西人并大获全胜。与普鲁塔克的撰述相似，主帅考密涅斯当即就在营帐附近论功行赏，大大地褒奖科利奥兰纳斯的功绩。但莎士比亚在此处增添了普鲁塔克未提及的情节，即科利奥兰纳斯对考密涅斯称赞的极力拒绝：

马歇斯：我身上的剑痕尚新，它们听见人家提起它们的时候，就会作痛的……可是我不能同意让我的剑受人贿赂……愿这些被你们亵渎的乐器不再发出声音！当战地上的鼓角变成媚人的工具的时候，让宫廷和城市里都充斥着口是心非的阿谀奉承吧！（1.9）

科利奥兰纳斯极为抗拒考密涅斯对他的公然赞赏，他甚至将众人的致敬视作“阿谀奉承”，但他毫不推辞地接受了纪念他征战荣誉的“科利奥兰纳斯”之名，这使我们无法简单地用谦逊与慷慨来解释这种怪异而矛盾的态度。为什么科利奥兰纳斯心甘情愿地接受了他的荣誉之名？“或许因为他将它视为他的，他能支配的，然而其他人的声音终归是他们自己的”（Leggatt 193）。科利奥兰纳斯寻求的声名源于能自证自足的美德，是通过自己的行为而非他人的言语获得的荣誉。或许在科利奥兰纳斯看来，“科利奥兰纳斯”之名来自于自己在战场上出色的表现，这是他自身战功的证明而与他人无关。但是，他不信任言辞给予的赞美，不愿接受来自他人意见的“贿赂”与“亵渎”。这是否暗示了罗马政治生活中的言辞不同于真实？

罗马政治中的言辞与真实的问题在第二幕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在第二幕开场，米尼涅斯问伏伦妮娅、维吉利娅等人，科利奥兰纳斯是否受伤，三个人却有完全不同的反应：

维吉利娅：啊！不，没有负伤，没有。

伏伦妮娅：啊！他受伤了，感谢天神！

米尼涅斯：只要受伤不厉害，我也要感谢天神。他把胜利放进他的口袋里了吗？（2.1）

不同的话语暗示了三人对受伤（wounded）与荣誉的关系的三种理解。妻子维吉利娅急切的否认暗示，她只关心丈夫的身体健康，她看不到受伤与否会对科利奥兰纳斯在公众眼中的形象产生何种影响，她对丈夫的关心全然是单纯的、个人的、源于自然本性的。友人米尼涅斯亦表现出对科利奥兰纳斯生命健康的关切，但他的询问则暗示，只有战争的胜利而非伤口本身才能证明受伤的价值，比起“受伤”这一表现，米尼涅斯认为实质性的结果更有

意义 (Brockbank 158; Bliss 166)。母亲伏伦妮娅对儿子的受伤却显得异常兴奋、满怀期待,她甚至要为此而“感谢天神”,随后,她竟然骄傲地与米尼涅斯盘点起儿子历次战役所受的伤。因为,“伤口”是科利奥兰纳斯获取执政官的政治资本,是科利奥兰纳斯英勇作战的具体展现,代表着荣誉。

伏伦妮娅的话显示,荣誉的获得需仰仗罗马民众的意见。伏伦妮娅深谙其道并试图利用作为荣誉表象的“伤口”左右民众的意见,而无论是维吉利娅那种纯个人、非政治的看法,还是米尼涅斯那种更看重实质性结果的观念,都无法引导民众的情感判断,也无法左右罗马的政治局势。但伏伦妮娅清楚地认识到,罗马的公共生活具有强烈的修辞特征——是表现荣誉的方式而非荣誉实质的内涵在政治生活中更具影响力。

关于修辞与真实的差异集中体现在第二幕第二场的表彰大会上。考密涅斯在议会上叙述科利奥兰纳斯的功绩时,科利奥兰纳斯却“起身欲去”,并表示“我宁愿让我的伤痕消失了形迹,不愿听人家讲起我得到它们时的情形”,即便米尼涅斯竭力劝阻,科利奥兰纳斯还是以“不愿呆坐着听人家把我的一些不足道的小事信口夸张”为由离场(2.2)。想要理解科利奥兰纳斯对即将到来的演说感到如此不适的原因,我们首先应理解考密涅斯的公共演说:

我的声音太微弱了,不够叙述科利奥兰纳斯的功绩。勇敢是世人公认的最大美德,有勇的人是最值得崇敬的……他就这样从孺子变成了健儿,他就这样繁荣滋长,像大海一样奔腾向前……正像水草当着一艘疾驶的帆船一样,他的剑光挥处,人们不是降服就是死亡……他又单身脱围而出,带着一队生力军,像一颗彗星似的向科利奥里突击……在那里他奔走驰突,杀人如麻,好像这是一场永无休止的掠夺一样……(2.1)

考密涅斯的政治演说将科利奥兰纳斯比作大海、彗星,仿佛他已成了孤独的、永恒的、不变的自然物。他借用修辞赋予了科利奥兰纳斯自动的、自在的特征,虽则是为了宣扬他的荣耀,但这个形象已经超越了人的限度。在柏拉图《高尔吉亚》中,苏格拉底将修辞术看作说服的能手(柏拉图《高尔吉亚》453a)。他区分了没有知识的信仰与产生知识的说服,并迫使高尔吉亚承认,修辞术是确定信念的创造者,是说服性的而非关于对错的指示(柏拉图《高尔吉亚》454e-455a)。柏拉图认为,应将修辞术看作获得正义的过程而非最好的技艺,这证明了修辞术在道德立场上固有的含混性——只有朝向善,修辞才有益。

很难说考密涅斯的演说并非指向善,因为表彰城邦的优秀战士,使其英勇获得相应的报偿应属正义之事。因此科利奥兰纳斯此时面临的伦理选择是,是否应该接纳公共生活中必需的政治修辞,即便它确实远离真实。莱格特评论:“关于我们未曾见到的人物传统的夸张现在成了真实的问题,即语

言是否能与我们所见到的相匹配” (Leggatt 191)。科利奥兰纳斯发现自己置身于由言辞构建的假象之间，他直言自己不愿承受假象赋予自己荣誉的价值：“往往打击使我停留，空言却使我逃避” (2.2)。科利奥兰纳斯表明，言辞与行动分别作为虚假与真实彼此矛盾。对科利奥兰纳斯而言，行动与言辞截然对立而非相互补充 (Peltonen 247)。战场杀敌在科利奥兰纳斯眼中具有了个人化的特征，因为他将行为视作与罗马虚假的政治言辞相反的真实自我的证明。科利奥兰纳斯以“离场”躲避考密涅斯的演说，并拒绝凭借他人的意见建构自己荣誉的价值。<sup>1</sup>科利奥兰纳斯拒绝正式的公共话语 (Sicherman 189)，但他的价值因此就无法得到罗马的认可，而被视为所在共同体的异类流放在外。

科利奥兰纳斯对政治话语的拒绝最终走向了对罗马传统习俗的反抗：“习俗 (custom) 逼着我这样做；习俗怎样命令我们，我们就该怎样做，陈年累世的灰尘让它堆在那儿不加扫拭，高积如山的错误把公道正义完全障蔽” (2.3)。科利奥兰纳斯对习俗合理性的质疑已经从捍卫个人荣誉层面上升到城邦正义的层面。作为罗马的将军，科利奥兰纳斯认为罗马的选举制度看重以伪饰的言辞奉承民众，而贬低了战争杀敌的行为带来的荣誉。但他公然抨击习俗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因民众的议论揭示出，他们并未具有表面所示的、能依凭自己的心意任命执政的大权，他们受制于实质上对贵族更有利的传统，即必须赋予建功立业者以相当的地位。罗马传统习俗视战功为至高荣誉，这使得民众害怕成为贵族口中的“忘恩负义”者，因此他们自觉地遵循着贵族的引导，授予城邦的英雄以至高权力。可以说习俗像是最后一道帷幕，使科利奥兰纳斯与平民的敌视关系不至过于明显，并维护着两阶层相安无事的表象。但科利奥兰纳斯对真实的坚守致使他撕破了习俗刻意遮蔽的内部冲突，这险些导致了罗马内战。

科利奥兰纳斯对公共演说的拒绝与对习俗的挑战，指向了自身美德与共同体政治修辞的冲突以及由之而来的僭越。科利奥兰纳斯不屑于关注表象与修辞，而公然质疑习俗甚至痛责民众，但他公开发表的言辞是本应私下在贵族之间讨论的政治问题。同时，莎士比亚为科利奥兰纳斯增加的另一特点是，他羞于公然在平民面前展示他的伤口，而只能在私下这样做。科利奥兰纳斯试图隐藏的，其实正是政治要求公开的东西。他不愿为了迎合他人的期待展现自己外表，这与对政治人的要求恰好相反 (Cantor 91)。<sup>2</sup>由此表明，科利奥兰纳斯没能区分公共与私人言辞的差异，而无法认识到表象和修辞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从战场到城邦，从将军到执政官的伦理环境的变化，本要求

1 William R. Bowden 在 “The ‘Unco Guid’ and Shakespeare’s *Coriolanus*” (43) 中将科利奥兰纳斯与科迪利娅、夏洛克、马伏里奥、伊莎贝拉归为同类，即本性善良却自以为是的人。

2 本文所引 Paul Cantor, *Shakespeare’s Rome: Republic and Empire* 均为张霄所译，将由华夏出版社于 2020 年出版。

科利奥兰纳斯转换他的伦理身份。但科利奥兰纳斯始终秉承以战场杀敌的英勇为美德的将军身份，而无法采取必要的政治技艺。这就表明，他还没有完成从战争英雄向合格政治人的转变。科利奥兰纳斯始终不肯为获得民众的“同意”而作出改变，既不迎合也没能提升民众的意见。

剧作由此引导我们思考政治人与修辞的关系。修辞术是说服的技艺，它的工具性表明了它在价值判断中所持有的道德中立立场，因此这一技艺自身并不能完成教育或教导的职能（施特劳斯 68）。但修辞术在公共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它承担着沟通政治人与公民的功能。合格的统治者应借助指向共善的修辞术激励公民追求道德的生活，并完成对公民的教育。因此，好的政治人不应像科利奥兰纳斯那样逃避甚至极端厌恶修辞术，而应该在充分理解人的自然本性的前提下，借助修辞术引导民众的爱欲，安抚民众的激情，以培育民众高贵的道德义愤和对正义的热忱。但科利奥兰纳斯认为虚假的修辞是对其美德与荣誉的贬低，因此他拒绝使用任何包括谎言、伪装在内的权谋之术。那么，合格的政治人又该如何恰切处理荣誉与权谋的关系呢？

## 二、荣誉与权谋

科利奥兰纳斯认为，违反自己的“本性”向民众道歉是一种耻辱，虚与委蛇的权宜之计会损害他作为将领的荣誉。但与之相反，他的母亲伏伦妮娅则坚持两者并行不悖，并将科利奥兰纳斯直率地展现他“刚强的心”视作缺乏“头脑”，她试图运用过人的智谋与出色的修辞术劝说科利奥兰纳斯，以证明在竞选执政之位时政治权谋的必要性与有用性：

在危急的时候，一个人是应当通权达变的。我听你说过，在战争中间，荣誉和权谋（policy）就像是亲密的朋友一样不可分离……要是在你们的战争中间，为了达到你们的目的起见，不妨采用权谋，示人以诈，而这样的行为对于荣誉并无损害，那么在和平的时候，万一也像战时一样需要权谋，为什么它就不能和荣誉并行不悖呢？（3.2）

伏伦妮娅将荣誉与权谋在战争中密不可分的观点归于科利奥兰纳斯，但无论在普鲁塔克笔下还是在本剧中，我们都未听到科利奥兰纳斯说过类似的话。<sup>1</sup> 科利奥兰纳斯在战争中展现的形象更接近一味进攻、纵横沙场的阿基琉斯，而非以足智多谋取胜的奥德修斯，这让伏伦妮娅的立论显得可疑。倒不如说，伏伦妮娅塑造的科利奥兰纳斯的将领形象源于自己的想象，她所言说的荣誉与权谋的关系更多出于自己的理解。另外，即便伏伦妮娅的说法能让

1 Philip Brockbank ed., *Coriolanus*: “在莎士比亚采用的诺斯译本中，未有伏伦妮娅归于科利奥兰纳斯的类似观点，本剧中也没有出现”（见 p.220, 40-41 行注释）。Lee Bliss ed., *Coriolanus* 亦提到：“但我们没有听到科利奥兰纳斯声称，或看到他在战争中实践这种荣誉与权谋的统一”（见 p.214, 43 行注释）。

不善言辞的科利奥兰纳斯哑口无言，她证明权谋和荣誉可以共存的方式却是以战争类比和平，可这如同说，使用对待外邦人的方式处理内政，以对待敌人的方式来对待民众合情合理。

伏伦妮娅同等对待民众与威胁着罗马安全的外敌，这无疑混淆了政治领域的敌人与朋友概念。伏伦妮娅的言辞没有区分敌友，她将本应属于战争时期的特殊手段看作和平时代的常态，甚至将权谋与欺诈作为对待平民的手段。伏伦妮娅始终视民众为敌人，并对民众有着根深蒂固的憎恶和不屑，正是她长久以来的言传身教孕育了科利奥兰纳斯对待民众的粗暴态度。因此，科利奥兰纳斯没有意识到，在战争与平时时期，政治人需要具备不同的品质。成为执政官要求他具有不同于将军的品质：和平时期的生活要培育民众的闲暇德性，这与战争时期的克敌制胜不同，而过于强调战争德性会无法适应平时时期的生活（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33a30-1333b5）。在战场上，科利奥兰纳斯的勇敢可以使得民众暂时放下对个人利益的考量，激起他们为守卫共同体而战的勇气。但在平时时期，如果缺乏对闲暇德性的培育，那么和平生活对民众而言就是“麻木不仁的、平淡无味的”，只能使“人们彼此仇恨”（4.5），而无法培育出高贵的道德。由此也暴露了科利奥兰纳斯缺乏政治智慧。

伏伦妮娅还更进一步，试图教育科利奥兰纳斯以伪装取悦民众，她说：

为了避免把自己的命运作孤注，为了避免流许多的血，你可以用温和的词句招抚一个城邦，那么向人民说这样的话，对于你的荣誉有什么损害呢？要是我的财产和我的亲友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需要我用欺诈的手段保全他们，我就会毅然去干那样的事，并不以为有什么可耻……（3.2）

伏伦妮娅“大量谈及荣誉，但在政治危机中她完全乐意依赖权谋并玩弄手段和撒谎”（Goddard 212）。她理所当然地为欺诈和谎言辩护，声称为了避免敌人的威胁，同时保护自己的利益，以伪装示人完全正当。事实上，伏伦妮娅在言辞中刻意混淆了手段相似但性质相反的两种行为，即捍卫城邦的荣誉与维护私人的利益：前者体现为“招抚一个城邦”，即在战争中，为了城邦取得战争胜利并最大限度地减少敌我伤亡而逼不得已做出的让步；后者则体现在为了保护家庭、亲友，甚至为维护个人的地位与财富玩弄权谋之术。即便同样是使用伪装并运用欺骗性的修辞，目的不同的行为也有着天壤之别。因此，伏伦妮娅试图从捍卫城邦荣誉的角度论证科利奥兰纳斯欺骗民众的合理性，可能只是在刻意混淆高贵与私利间的差异。

那么，我们应如何理解权谋与荣誉的关系呢？首先应该承认，在面临一触即发的内战的情况下，使用谎言与修辞弥合贵族与平民间的裂痕，可视为必要的政治手段。但这种权谋是否应当作为高贵之事则值得怀疑。柏拉图曾提

及政治生活中“高贵的谎言”（《理想国》414b）以及“有益的谎言”（柏拉图《法义》663e），但在柏拉图的意义之上，“高贵的谎言”是为了让人过上“有德性的生活，使个人的善与城邦的善统一”（布鲁姆 98-100）。柏拉图高贵的谎言一方面突显，所有人皆为大地所生，因此人与人具有平等性，统治者应充分照料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又强调人存在自然差异，应尽可能让不同类型的人各司其职，并使最高贵的有德者行统治。换言之，虽然政治生活中难免有丑陋和不高贵之处，但政治人的“谎言”应秉持“高贵”的目的，朝向共同利益，而非服务于牟取私人权力或利益。

但伏伦妮娅劝导科利奥兰纳斯接受的，更像一种以荣誉之名掩盖的马基雅维利式权谋，因她似乎只是将谎言视作一种“在基础未固以前”的权宜之计，她甚至未提及此情此景下使用权谋之术对维护罗马和平有其必要性，这让我们怀疑，伏伦妮娅是否将战争而非和平视作城邦的目的。亚里士多德在批评斯巴达政体时指出，立法者应“务必以求取闲暇与和平为战争的终极目的”（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34a5、1333b50），因为持续受到战争训练的公民亦可能会以暴力夺取城邦的政权。同时，由于城邦缺乏凝聚成员的团结与友善，尚武城邦的公民们便无法在和平时代共同生活。

科利奥兰纳斯最终未被真正地说服，这或许表明，即便伏伦妮娅大谈荣誉，但她以荣誉与高贵为其权谋与谎言做掩护有着无从避免的困难。科利奥兰纳斯对伏伦妮娅的服从源自儿子对母亲的尊重，作为儿子的伦理身份暂时压制了作为将领的骄傲与血气，但这并不能彻底解决科利奥兰纳斯所面对的伦理困境。在遭到放逐之后，科利奥兰纳斯再次成为锐不可当的将领，他率领沃尔西军队进攻母邦，以洗雪罗马给予他的耻辱。科利奥兰纳斯的骄傲包含着对自足的渴求，这隐含着对家庭与城邦的僭越。可以说，他的将军身份和作为儿子、罗马公民的身份始终隐含着冲突。

科利奥兰纳斯如神般自足的幻象最终被他对家人的爱打碎。当他坐在沃尔西人的营帐中接见他的罗马家人时，他感到自己的冷酷正在被温情消解。爱欲意味着匮乏，而对家人的思念彰显着他的不自足。母亲是科利奥兰纳斯的生命之源，是他“躯体的高贵的模型”，而孩子是他生命的延续，是他的“一个小小的缩影”（5.3）。他的家人是他无法获得自足的鲜活证明，即便他只关心自己的荣誉，他也需要后代来保有他的美名（Cantor 104）。科利奥兰纳斯的家人向他表明，他并非超然物外的神，他无法摆脱自己作为儿子、丈夫、父亲的伦理身份，更无法斩断他与罗马的纽带。此时，科利奥兰纳斯作为沃尔西将领的身份与他作为罗马亲人的伦理身份发生了冲突，但最后，对家人的爱战胜了他的冷酷，他将退兵作为自己的伦理选择。科利奥兰纳斯对荣誉的极度渴望险些毁灭了罗马这个崇尚荣誉的城邦。

科利奥兰纳斯渴求的荣誉包含着内在的矛盾。或许他希望一劳永逸地征服平民，但当他为罗马效力成为执政官时，他至少是部分地在为他所厌恶的

平民服务。只要科利奥兰纳斯还需要谎言与妥协才能赢得执政之位，平民就对他的荣誉有着绝对的影响力。他最终发现，荣誉作为对自身美德的报偿，建立在他所鄙弃的民众的意见之上。他或许会怀疑，荣誉是否使他更加依赖罗马，特别是罗马的民众，而非使他能够凭借绝对的价值而获得自足。

荣誉与权谋的内在关联显明，除了作为美德的报偿，荣誉具有习俗的一面，即它始终依赖民众的意见。为了获取荣誉以及实现相应的政治目的，科利奥兰纳斯必须学会利用意见。正如米尼涅斯的评价：“他的天性太高贵了，不适宜这个世界”（3.1）。在罗马，权谋呈现为政治诡计这种较低的形式，而非政治智慧这种较高的形式。科利奥兰纳斯无法以牺牲荣誉为代价使用权谋，他的伦理困境在于，如果坚持个人荣誉至上而不迎合罗马民众，他就无法获得相应的职位，而成为执政官；如果他想成为执政官，就无法坚持荣誉至上和他心目中的高贵。因此，科利奥兰纳斯的故事最终指向了他选择荣誉生活的伦理困境。

### 三、科利奥兰纳斯的伦理选择

科利奥兰纳斯具有多重伦理身份：他既是儿子、丈夫和父亲，又是将军、罗马人和叛国者。这些不同的伦理身份，致使他作出的伦理选择隐含着内在冲突。自第三幕第三场起，科利奥兰纳斯展现出他摒弃政治权谋，走向荣誉生活甚至试图寻求自足的伦理选择，这一选择包含着他对善恶是非的价值判断。护民官早就为科利奥兰纳斯罗织好了“专政独裁”和“民众的叛徒”的罪名，他们抓住科利奥兰纳斯政治血气过盛的弱点，“激动他的怒气”。科利奥兰纳斯无法容忍谎言对自身荣誉的污蔑，他忘记了温和的态度，在盛怒之下出言不逊，痛斥民众和护民官，最终依护民官所愿被逐出罗马（3.3）。科利奥兰纳斯要求所得的荣誉与自身德性完全相称，他因过度自爱而过于尊崇荣誉，过盛的政治血气使他无法理智地接受不公正的诽谤。

科利奥兰纳斯多次被比作“狗”，他的身份让我们想起《理想国》中所描述的城邦护卫者。但苏格拉底所指的护卫者兼具节制与勇敢两种美德，他们能在战胜敌人的同时保护城邦的其他公民（柏拉图《理想国》375a-375b）。而科利奥兰纳斯不仅向敌人狂吠，也向平民吼叫，他的政治血气却未成为护卫罗马的武器。科利奥兰纳斯的愤怒指向了血气的固有含混性——灵魂中的血气（激情）可高可低，若没有受理性支配，便可能与欲望联手，而沦为低劣的血气，走向犯罪或对城邦的背叛。奥菲狄乌斯批评科利奥兰纳斯骄傲、见事不明且本性难移：“刚毅严肃本来是治军的正道，他却用来对待和平时期的民众”（4.7）。这表明，科利奥兰纳斯混淆了战争与和平时期的不同品质。科利奥兰纳斯或许很难成为罗马和平时期的执政官，因他不具备这方面的美德。在战争时期，他可以激起人们保护城邦的血气及其对政治共同体的关怀，但在和平时期，他公然藐视民众生活的基本欲求，而遭受抛弃。

科利奥兰纳斯对荣誉的伦理选择彰显了他个人美德的局限性。将勇敢奉为最高美德是罗马的做法，但如果其他城邦视正义或虔敬为“最高美德”，科利奥兰纳斯就不再是最高类型的人（Cantor 58）。这意味着，由于视野被限制在罗马城内，科利奥兰纳斯尊奉的美德在更高的意义上并非完满。科利奥兰纳斯至多是罗马的英雄，但很难由此认定他是更高意义上的典范，因为勇敢美德不是最高的德性。柏拉图在《法义》中指出，勇敢是四重美德中最低的德性。仅仅拥有勇敢美德的人并非完整之人，还有比他更高的好人：“这个人比其他人要好得多，几乎就像是正义、节制、明智连同勇敢，集于一人身上，这好过只有勇敢本身”（柏拉图《法义》630b-c）。由此，我们得以看到政治人科利奥兰纳斯的缺陷，由于尊奉勇敢为最高价值，他的美德过于单一，没有完整的美德，尤其是智慧。

科利奥兰纳斯渴望凭借荣誉获得神一样的自足，最终却沦为冷酷而机械的自足（Cantor 100）。哲人爱智慧的生活方能达到真正的自足，政治人爱荣誉的生活有其内在的局限。但科利奥兰纳斯对荣誉的热爱本身也呈现了某种高贵性，隐含着对人的优异的追求（即便不是追求灵魂完善的最高优异性）。因此，罗马将科利奥兰纳斯驱逐出城邦意味着，人的优异与政治优异有着巨大矛盾。政治人的生活、哲人沉思的生活、多数人享乐的生活是不同的生活方式（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095b15-20），成为好政治人、好人（哲人）或好公民乃是不同的伦理选择。

科利奥兰纳斯将爱荣誉的生活作为其伦理选择，他不受理性支配的过度的政治血气，导致他蔑视民众的基本欲求，忽视了和平时期政治人所需要的品质。科利奥兰纳斯本应虑及民众的欲求，从而使贵族与平民阶层更紧密地结合，而非相互分裂。但是，科利奥兰纳斯因为罗马的民众与护民官没能正确地尊重他而憎恶他们，也就是说，他要求自己无需做出任何妥协。科利奥兰纳斯在愤怒中离开了罗马，声称“我这样离开你们，这世界上还有别的地方”（3.3）。然而，如果科利奥兰纳斯的荣誉依赖于民众对他的崇拜，这至少显示，荣誉无法使他自足。毕竟，荣誉取决于授予者而非接受者，它并非如善一般，是属己的、不易被拿走的东西（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1095b20-30）。荣誉使他依赖罗马，或者任何和罗马一样的城邦。

科利奥兰纳斯的悲剧还在于他的公共角色与私人身份之间的分裂。科利奥兰纳斯是位将军，具有非常强烈的军人色彩（1.4, 1.9, 2.1, 3.2, 3.3, 4.5），他要转变为执政官这一公共的身份就应恰切地对待民众的诉求，而不能只做他自己。一旦他面对社会的要求时，仍然忠于私人身份就具有破坏性（Eagleton 107）。科利奥兰纳斯厌恶自己的荣誉建立在民众的意见之上，“我轻视你们的好感，就像厌恶腐烂的露骨的尸骸一样。我放逐了你们”（3.3）。罗马放逐了科利奥兰纳斯，他便反过来放逐了罗马，两者显得自立自足。科利奥兰纳斯试图避免以任何形式依赖于他人。如果爱欲意味着缺乏与自足的不可能，

那么，科利奥兰纳斯有意摒弃包括亲情友情在内的各种爱欲，就是他对寻求自足的尝试。科利奥兰纳斯对荣誉的热爱使他固守着自己作为将领的身份，但将人性中的单一面发展到极致，却使得他最终无法履行政治人的义务，甚至无法忠于他的罗马亲人。

科利奥兰纳斯的故事指向了他的伦理选择带来的悲剧性结果，他缺乏理性的约束，其幼稚而易怒的血气使他叛离罗马及其家人。他凭借荣誉获得自足的追求下降为冷漠的执拗：“可是去吧，感情！一切自然的伦常和荣耀（privilege），都撕裂吧！让倔强（obstinate）成为一种美德”（5.3）。他试图摹仿的神性以牺牲人性中高贵的情感和伦理关系为代价。他的政治血气由追求高贵的荣誉，转变为一种顽固的坚持甚至鲁莽。正如西西涅斯所言，“他还缺少天神应有的慈悲”（5.4）。即便他成为神，他的神性亦是冷酷无情的。科利奥兰纳斯在试图成为神的同时，摈弃了人性的高贵，无可避免地走向了兽性的一面。

科利奥兰纳斯因厌恶他的荣誉沾染上平民习气，转而厌恶罗马。科利奥兰纳斯遭放逐后，他的伦理身份发生了变化——通常在他人的言辞中因其超群绝伦的勇气和孤独被塑造成“神”的科利奥兰纳斯，在远离罗马之际第一次将自己比作“龙”（dragon, 4.1）。“神”与“兽”两种形象开始同时指涉离开罗马后的他，这一形象接近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远离城邦的人非神即兽（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53a26-29）。<sup>1</sup>神因其整全、兽因其无知无识而不需要城邦，但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需要政治共同体才能活得幸福。城邦既赋予人身份，又教育和约束着人，为人的完满提供了实现的条件。科利奥兰纳斯率兵攻打母邦，而作为叛国者拒绝了自己作为罗马人的伦理身份。他想凭借其勇敢美德及荣誉独立于罗马，但最终还是得依赖于另一个城邦。这再次表明，仅凭荣誉本身无法获得真正的自足。

科利奥兰纳斯或许没有意识到，“科利奥兰纳斯”作为他进攻科利奥里城而获得的荣誉之名，本身便彰显着他作为罗马征服者的伦理身份。这个名字并未授予他所希望的独立与自足，反而使他更深地依赖罗马城邦。直到叛离罗马来到安提奥，他才发现，“科利奥兰纳斯”已经只剩了一个空洞的名字，他赖以为荣的英勇美德随着他对罗马的拒绝而被人遗忘。因此他以“无名无姓”的形象出现在剧中，选择以毁灭罗马的方式彻底断绝自身与罗马的联系，并给予自己全新的定义。但伏伦妮娅的请求点醒了科利奥兰纳斯：他的生命及荣誉与罗马悲剧性地结合在一起，他永远无法脱离政治意见并凭借自身的美德而独立。他的美德只能作为罗马的“科利奥兰纳斯”才能得到彰显，他只能作为家族和城邦的一部分存在。科利奥兰纳斯对神一样自足的追求险些导致了兽一般的残酷，如果泯灭了人性的因素，他将沦为野兽般的人（聂珍

1 Lees 认为：“《科利奥兰纳斯》包含了源自《政治学》的血液、骨骼与筋腱；反过来，对《政治学》的阅读为理解本剧提供了确证”（Lees 123）。

钊 38)。在最后，科利奥兰纳斯回忆起自己征服科利奥里的功绩，他唤起沃尔西人的恐惧与仇恨，选择重新作为罗马之子死去。

科利奥兰纳斯的悲剧表明了荣誉生活的限度。作为罗马的将领，科利奥兰纳斯崇尚战争美德，而忽视和平时期的德性，这使他无法生活在城邦之内，从而选择无需城邦的自足生活；作为罗马公民，他既无法斩断亲情的纽带，也不能独立于罗马保有他的荣誉。在远离罗马之后，科利奥兰纳斯作为罗马人的伦理身份仍在他的伦理选择中发挥作用。最终，他选择重新恢复自己的罗马公民身份。科利奥兰纳斯受制于复杂的伦理关系，他终归无法变得像惩恶扬善的自足之神那样。随着科利奥兰纳斯对罗马以外世界的探索，他发现，城墙之外的世界与罗马并无什么不同。

### 结语

科利奥兰纳斯的故事展现了主人公维护个人荣誉的伦理选择及其悲剧性结果，彰显了政治人在战争时期与平时时期所需要的不同美德。科利奥兰纳斯的品质主要体现在战争中的勇敢，但他对待平民过于粗暴，缺乏节制与审慎，同时也缺乏对付居心叵测的护民官的智慧。而他通过荣誉获取自足的尝试，终被证明无法实现。行权谋之术的罗马与固守片面美德的科利奥兰纳斯之间的冲突显明，真正优秀的政治人，既不应该毫无顾忌地运用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权谋损害美德，也不应该凭借单一的美德损害政治现实。政治人需要具备完整的德性，方能处理好政治和伦理困境。

莎士比亚也呈现了科利奥兰纳斯的伦理身份与伦理选择的复杂关系。科利奥兰纳斯的首要身份是罗马的将军，常年的战争生活让他无法适应城邦的和平生活，并成为合格的政治人。他选择爱荣誉的生活，甚至因过度热爱荣誉而渴望脱离城邦，像神那样自足存在。但科利奥兰纳斯在举兵入侵母邦之时，又受制于作为儿子和罗马公民的伦理身份，而最终作出放弃攻打母邦的伦理选择。《科利奥兰纳斯》通过阐明爱荣誉者无法实现彻底的自足，展示了城邦与个人的悲剧性冲突，以及人的伦理身份在其伦理选择中的重要作用。

### Works Cited

柏拉图：《理想国》，王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

[Plato. *Republic*. Trans. Wang Yang. Beijing: Huaxia Press. 2012.]

柏拉图：《法义》，收于林志猛：《柏拉图〈法义〉研究、翻译和笺注》，第二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Plato. *Laws*, in Lin Zhimeng.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Legislation: A Research,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on Plato's Laws*, volume 2.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P, 2019.]

Bowden, William. "The 'Unco Guid' and Shakespeare's *Coriolanus*." *Shakespeare Quarterly*, Vol. 13, No. 1 (1962): 41-48.

- Brockbank, Philip, ed. *Coriolanus*.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76.
- Burnet, John ed. *Platonis Opera* III. Oxford: Oxford UP, 1903.
- Calderwood, James. "Coriolanus: Wordless Meanings and Meaningless Words."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1500-1900*, Vol .6, No.2, (1966): 211-224.
- Cantor, Paul. *Shakespeare's Rome: Republic and Empire*.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1976.
- Eagleton, Terence. *Shakespeare and Society: Critical Studies in Shakespearean Drama*.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67.
- Goddard, Harold. *The Meaning of Shakespeare*, volume 2.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51.
- Lees, F. N. "Coriolanus, Aristotle, and Bacon." *The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 Vol. 1, No. 2 (Apr., 1950): 114-125.
- Leggatt, Alexander. *Shakespeare's Political Drama: The History Plays and Romans Play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8.
- 马基雅维利: 《君主论》, 潘汉典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年。
- [Machiavelli. *Prince*. Trans. Pan Handia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5.]
-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 [Nie Zhenzhao.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 Parker, R. B., ed. *The Tragedy of Coriolanus*. New York: Oxford UP, 2008.
- Peltonen, Markku. "Political rhetoric and citizenship in *Coriolanus*." *Shakespeare and Early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Eds. David Armitage, Conal Cindren and Andrew Fitzmaur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9. 234-252.
- Plutarch's *Lives*, Trans. Bernadotte Perrin.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in Eleven Volumes IV,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Cambridge, 1959.
- Shakespeare. *Coriolanus*, Lee Bliss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10.
- 莎士比亚: 《科利奥兰纳斯》, 见《莎士比亚全集》第 6 卷, 朱生豪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 1998 年。
- [Shakespeare. *Coriolanus*. in *Shakespeare's Complete Works*. Trans. Zhu Shenghao. Nanjing: Yilin Press, 1998.]
- 施特劳斯: 《修辞、政治与哲学——柏拉图〈高尔吉亚〉讲疏》, 李致远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年。
- [Leo Strauss. *Leo Strauss's Course: Plato's Gorgias, offered in 1963*, Li Zhiyuan tran.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P, 2017.]
- Sicherman, Carol. "Coriolanus: The Failure of Words." *ELH*, Vol.39, No 2 (1972): 189-207.
- Thomas, Vivian. *Shakespeare's Roman Worlds*.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 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 廖申白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 [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Trans. Liao Shenba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0.]
-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 吴寿彭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年。
- [Aristotle. *Politics*. Trans. Wu Shoupe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